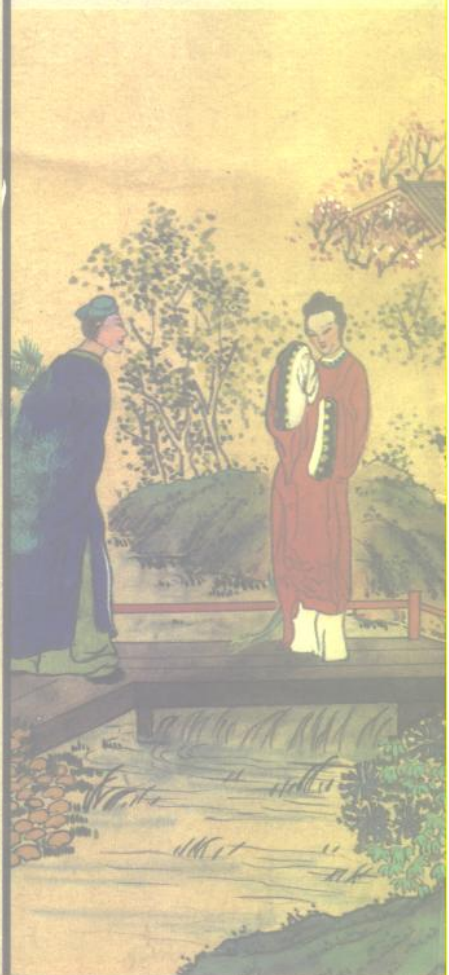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本足

禅真逸史



人民中国出版社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第一辑

禅真逸史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33 号

责任编辑：韩 勃

责任校对：刘铭生

装帧设计：众 成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第一辑

禅真逸史

原著：方汝浩

点校：郑向前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大街 3 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202 工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 18.125 印张 446 千字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80065 411 7 G · 153

定价：压膜装：15.95 元 精装：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世态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范畴。清中叶《红楼梦》的面世，昭告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的到来。从清乾、嘉延绵至咸及至同、光，为数众多的作家作品，充分显示了古典小说——世态人情小说的辉煌与繁荣。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世态人情小说承续了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

鲜明浓郁、贯穿始终的批判现实的态度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特征。封建社会晚期，其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带来了种种弊端与腐朽；偃蹇坎坷、失意惆怅的文人作者，借小说渲泄胸中怨怒，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一时期小说大胆暴露、深刻批判的特色。

于是，作品高度的真实感就成为作者的共同追求。题材也不局限于历史故事、英雄传奇，而是径直向现实生活贴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时代的社会生活。由此也带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的性格化与个性化，具体生活场景的描述在这里亦显得更普遍，更有代表性。

从小说的形式看，故事主题的多侧面性和情节的网络交叉，使中国小说章回结构多层面、多方位表现社会生活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作品反映出的雅俗相互渗透的审美趣味与雅驯、规范的叙述语言及人物语言，意味着唐人传奇的典雅工丽与宋元话本的通俗自然在广学博识的明清文人手中融汇贯通，形成朴实而不乏诗意，通俗而不失雅驯的美学风格。因此，明清世态

人情小说的存在，成为从宋元白话小说到清代文人经典之作之间的必要过渡。

但是，在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与小说史中，关于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常常仅介绍《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此阶段的此类小说基本上是空白或无足称道，即使偶有几部作品被提及，也旨在说明小说发展过程中有若干虚点。但事实上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中世态人情小说的演进，正是《红楼梦》登上艺术顶峰的必要铺垫。这种“顶峰”不仅是指文学的艺术的语言结构的由简到繁、由浅入深，也包含有中国小说观念，美学意境的嬗替与演变。

由于对上述作品价值的误断，建国以来对此类小说的出版与整理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将其放在明清小说的特定区域内予以评价和确认。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选择了能代表这个时期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十部小说，以期能够体现世态人情小说的真实面貌、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并且希望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某种参照——明清文人及社会的价值判断、文化取向与审美意境。

至于这套丛书中涉及的字数不多的部分性描写文学，在此次整理时我们未予删除，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从结构上看，这部分文字是原书本身存在的，并未游离于情节之外，有些甚至强化了对书中人物及现实的反映。

从内容和认识意义上看，这部分文字非常客观地表现出明末清初文人及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好货好色等观念的重新认识，体现出文人开始有了某种自身本真生命的客观观照。但书中十分醒目的“劝戒”、“讽谕”等等说教，又显示出整个文化氛围中道德对于“人情人欲”的限制与界定。文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理”与“道”，使他们在笔下既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欲望的惊叹与激赏，同

时又强行将它纳入既定的“道统”轨道。因此，这一时期小说的“性描写”，既没有《金瓶梅》的直率坦荡，往往显得十分虚伪与矫情。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描写本身也传达出文人某种游戏人生的生命态度。书中夸张的渲染“性”的感官愉悦，单一表现“男性体验中心”，事实上都十分真实地再现了“性”与“欲”在中国文化导向上的无感性状态，和“人”（无论男女）的无感性意识。因此它们也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一定会给小说研究与文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帮助。

禅真逸史凡例

- 一、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两朝隆替兴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舆图土宇，灿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词家之班马。
- 一、书称“通俗演义”，非故谐谑以伤雅道。理奥则难解，辞葩则不真，欲期警世，奚取艰深？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兹演为四十回，回分八卷，卷牖八卦，刊落陈论，独标新异。
- 一、史中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峭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么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而描写精工，形容婉切，处处咸伏劝惩，在在都寓因果，实堪砭世，非止解颐。
- 一、史中吟咏讴歌、笑谈科诨，颇嘲尽人情，摹穷世态。虽千头百绪，出色争奇，而针线密缝，血脉流贯，首尾呼吸，联络尖巧，无纤毫遗漏。洵为先朝名笔，非挽世效顰可到。缕析条分，总成就澹然三子禅真一事。
- 一、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一览而尽。其间仿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鋈为工。
- 一、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记》、《金瓶梅》等仿之劣矣。故其剗削也，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高手，雕勒

必悉虎魚。誠海內之奇觀，國門之赤帟也。具眼當自識之，毋為鴟鳴壘斷者所瞽。

一、爽閣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后輒棄去。清溪道人以此見示，讀之如啖哀梨，自不能釋，遂相與編次評訂付梓。嗣有古文華札，麗曲新聲，脍炙人口者若干卷，未行于世，并欲灾木以公同好。先以此試一齋云。

一、史中圈點，豈曰飾觀，特為闡奧。其关日照應，血脉聯絡，過接印証，典核要害之處，則用梓。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條妥，有致动人處，則用◦。至于品題揭旁通之妙，批評總月旦之精，乃理窟抽靈，非尋常抄襲。

古杭爽閣主人履先甫識

目 录

禅真逸史凡例	(1)
第 一 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 二 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13)
第 三 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26)
第 四 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37)
第 五 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47)
第 六 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62)
第 七 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76)
第 八 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93)
第 九 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109)
第 十 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121)
第 十 一 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134)
第 十 二 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狼心验枕骨	(145)
第 十 三 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62)
第 十 四 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178)
第 十 五 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凤尾林中箭	(192)
第 十 六 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鏖兵	(205)
第 十 七 回 古峭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218)
第 十 八 回 梁武帝愆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236)
第 十 九 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252)
第 二 十 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265)
第 二 十 一 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280)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舟·····	(298)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	(314)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	(325)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囤囤俊杰报仇·····	(338)
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	(352)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365)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败兵	杜元帅纳言正位·····	(377)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387)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400)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413)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430)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贻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446)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462)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475)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卺	三义侠衣锦还乡·····	(488)
第三十七回	罗默迦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魂·····	(505)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孽虎改邪皈释教·····	(516)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谔诸贤退法·····	(531)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547)
点校后记·····			(567)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诗曰：

魏帝逃禅建法幢，诸臣媚主激忠良。
纵横铁骑人难敌，婁直金銮气莫当。
不肖游田残稼穡，英雄肮脏厉刚肠。
急流勇退真豪杰，乐道逍遥云水乡。

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酷信佛教，崇尚虚无，长斋断荤，日止一食，轻儒重释，朝政废弛。至天监十六年，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后皆以面易之。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遍处建立寺庙。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钱亿万赎之。

后贤有诗讥之曰：

梁武不知虚寂道，却于心外觅真祥。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美祚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材德兼全高僧二员，为本寺正副主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图，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

心也！”魏主大喜，颁诏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

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险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

这将军身长八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早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奋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土山，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撇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入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拼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次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

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禀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散讫。

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风。

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智，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妆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静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疑端惑民，恐非确论。”

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化终始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借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虽云披缁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所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甚且逾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仕禄于朝，

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缁秃，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甚。其罪二也。凡人既脱红尘，以皈净觉，则宜布衣蔬食，随缘而足。今之沙门，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此丧廉失耻，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幻术，以求富者也；谈禅说法，塑佛印经，建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至于涉险履危，梯山航海，贱入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若若鬼主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奔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持诈力以乱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帝明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戆，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闻奏，微笑道：“朕闻相国所言，已洞见缁流之妄，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阐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唯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为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山烧香，邀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捐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

易以惑人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论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谚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游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通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缴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

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邬泮，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扬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

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财气，博弈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僮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材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

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轴，故名系舟鬼。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唯闻鹤唳。昏沌沌云封山岫，黑沉沉

雾锁山峦。榛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鸣古树高枝；习习潇潇，岚气吐巉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翮飞腾；大麓宽平，一任良材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湍湲飞瀑布，屈曲路峻嶒；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涉险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攢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走，真个是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亲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畝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哪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高澄即叫军士将索捆绑扛去，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

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簪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攢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衙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哝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哪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

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复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情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

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禾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棍徒一齐嚷道：“这是甚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这干人尽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回头吩咐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漫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参有事禀